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中国评论》(1872—1901) 与西方汉学

王国强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博士文库

《中国评论》(1872—1901)
与西方汉学

王国强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评论》(1872—1901)与西方汉学/王国强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7
(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第10辑)
ISBN 978-7-5458-0097-5

I. 中… II. 王… III. 汉学—研究—西方国家—近代
IV. 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13467号

责任编辑 杨英姿
技术编辑 丁多
装帧设计 王晓阳

《中国评论》(1872—1901)与西方汉学

王国强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mm 1/16
印 张 50.75
字 数 610 000
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58-0097-5/K·14
定 价 75.00元

《中国评论》(1872—1901)

与西方汉学

序

周振鹤

19世纪是西方汉学正式形成的时代。在此之前,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虽然已经引起来华各色人等的注意,并有不少成果出现,但尚未蔚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自1814年底法国首设满语汉语讲座以来,欧美诸国相继在大学开设汉学讲席,建立研究中国语言、历史以及文化的专门学术机构。“汉学”(sinology)作为一个专门的词语,也于1838年登场。汉学可以说已经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而在推动汉学成为正式学科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学术行为发生,那就是汉学刊物的创办。

中国文化虽然发达,但在晚清以前只有书籍的大量刊刻,从无报刊出现,至多只有邸钞一类由政府发布的公报之类。但在西方由团体或个人创办的表现学术成果或公众观点的,按一定的时间间隔出版的连续出版物早已大行其道。究其源,定期刊物(或曰期刊、杂志)的出现完全是因为科学的发展而引起的。为了及时将科研成果公诸于众,交流学术经验,反映学术团体及其成员的科研动态,才有期刊的应运而生。1665年1月,法国代·萨罗在巴黎创办了世界上第一种期刊——*Journal des sçavans*(《学者杂志》),涉及物理、化学等学科。两

个月后,英国皇家学会亨利·奥文登伯格创办了 *Th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即英国皇家学会理学汇刊,至今仍在出版。这个刊名中的 *Philosophical* 来自 *natural philosophy*,其实是今天的“科学”的意思。

由于期刊与科学,更广泛地说是与学术,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因此专门的汉学刊物的出现,正是显示了这门学问已经具有专门学术的形态,可以说是汉学史上的一件重要的事,汉学从此不但是极少数人在书斋里埋头探研的学问,同时也成为许多兼职人士的关怀,并向许多普通读者开放的学问。因此研究西方汉学刊物的创办及其作用自然是汉学史的一个重要的课题。近一二十年来,汉学的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关于汉学的概论性的著作与论文数量不小,具体而微的研究也有许多成果,但就一份汉学刊物进行专门研究则未之见,王国强的这本《〈中国评论(1872—1901)〉与西方汉学》大概要算得是头一种。

晚清以来,西方新教传教士开始在东南亚的华人聚集区创办中文期刊,目的是传教,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也不免有世俗内容,尤其以宣传自然科学的方式以广招来。此后随着中国的被迫开放,这类期刊向中国境内发展,并逐渐增加科学内容,以至有的期刊世俗内容已占大部分,到19世纪末这样的期刊前后已有数十种。与此同时,西方人士也在中国创办了西文期刊,读者主要当然是西洋人。这类期刊虽然数量不多,但却十分重要。其中赫赫有名者先是《*Chinese Repository*》,其汉译名称不一,一般用的是《中国丛报》。后来者则有《*Chinese Recorder*》,汉名《教务杂志》。后者不用说,主要是为了传教用,但也有汉学文字。前者则两方面内容都有,但还是偏重于传教。当然还有如《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刊》这样的刊物,也很重要,也属于汉学研究性质,但其任务主要是刊登会员的演讲与活动,缺少专业性较强的学术论文,因此如果要算到较早又较纯粹的专门汉学期

刊,则非 1872 年创刊的《China Review》(中国评论)莫属。所以本书以西方世界第一份真正的汉学期刊定义《中国评论》,并以坚实的考据来证明这一判断。

虽然《中国评论》自停刊至今不过百年有余,但并非有关该刊的基本信息都明白无误,在编辑者,终刊时间,出版地点、出版期数上都有异说,本书首先就对这些有关的基本事实作了重要的廓清工作。但这些信息的不清犹事之小者。大事是对该刊的学术水平进行质与量的判断,这就需要细致深入的研究作基础。《中国评论》一共出了 150 期,发表了近千篇论文,一千余篇释疑与杂纂,王国强要在短短的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内,不是浏览而是仔细研读这么大量的英文资料,并写出一部有分量的博士论文来,绝非易事。这与前几年王毅写作《皇家协会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博士论文所面临的困难几乎一模一样。国强在入学不久就面临着选什么论文题目的问题,我的建议有二,一是写别发洋行(Kelly & Walsh Ltd.),二是写《中国评论》。因为别发洋行有相当部分档案资料在香港,写来不便,于是国强就选择了后者。这本书就是在他的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本书告诉我们,在《中国评论》的作者群中,国籍可考者以英美人最多,接近四分之三;身份可考者以传教士与外交官人数最多,接近三分之二,如果加上海关人员,则超过四分之三。这个特点很重要,这些人来到中国,学习中文,阅读中国文献,亲见中国事物,在当时是英美知识分子中对汉学最有研究的人群,而且这也正是英美汉学与法国汉学差异点之一,并且也是《中国评论》这样的侨居地汉学刊物的重要特点。另一方面,在《中国评论》中发表的文章,主要研究方向在“中国的语言文学、科学艺术和历史、地理等方面”。与此同时,《中国评论》还将相当大的篇幅贡献给中国文献的翻译,因为翻译是认识异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事实上熟悉异文化语言的人始终是少数,尤其通晓中国

语言的人在当时更是凤毛麟角。以上这样一些数据与材料就使我们对《中国评论》的面貌有了基本的了解。在这个基础上,本书作者再从几个方面来详细地研究《中国评论》与西方汉学的关系,就让我们有登堂入室的感觉,不仅了解了这一重要汉学期刊的历史作用,而且也对英美汉学有了基本的感觉。因此我的进一步分析就成为多余,只要阅读本书便可明白。

我这里想要多讲几句的倒是我一直在考虑的一些题外话,那就是相对于西方知识界从16世纪末以来一直到19世纪,一直有些人在认真追求有关中国的学问,而相对而言,在中国追求西方乃至世界知识的人只是极少数。毛泽东称林则徐是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那就是说在林以前,所有的中国人对世界知识都是闭目塞听的。这当然只是一个比喻,因为晚明时期,以徐光启为代表的先进的一批中国士人对西方世界的知识是热烈渴求的。但毛的说法又是一种真实,因为自清代雍乾以来,对西方知识的追求又陷于中断。乾隆时期宫廷中并非没有世界地图,耶稣会士蒋友仁所绘的《坤舆全图》,比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更加缜密,可是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时,乾隆皇帝依然对英国的情况十分茫然,五十年后,他的孙子道光皇帝对已经打上门来的英夷认识更加模糊,根本不知道是在与什么背景的人在对仗。这些主宰中国人命运的统治者们难道就不看看那些现成的地图吗?即使是康熙朝对西方科学知识的追求,也多半只是皇帝的个人兴趣,西学从来没有下到民间,没有到达应用层面。在进行了大规模的全国测量活动之后,有着经纬度标志的中国地图已经产生,但这种先进地图始终秘藏宫廷,民间所绘地图一直是计里画方式的,直到清末民初。培根有言:知识就是力量。没有知识也就失去了力量,谈何抵抗呢?

17、18两个世纪,追求中国与东方知识的西洋人多半以赞美中国

作为自己的基本态度。这也许有部分原因是在于借他人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为了要批评欧洲的制度与社会而树立起一个东方的好榜样。但的确也有部分原因是中国的一些制度有可供西方借鉴的地方。但19世纪以后,西方人对中国差不多就是一边倒的批评态度了。而这个世纪正是汉学正式成为一门专门学问时候,真是有些讽刺的意味。虽然马戛尔尼使团要求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没有成功,但该使团却趁来华之机对中国进行了充分的科学调查。如果说马戛尔尼等人在18世纪末就一举戳破中国的虚实,未免有点夸大,但英国人对中国知识的追求却是从来没有停歇,甚至在鸦片战争后依然如此,发表在《中国评论》上的汉学文章就是一个明证。相对而言,我们在当时可有什么西方学欧洲学或英国学法国学存在?而其时恰恰正是我们更需要对他们有深刻了解的时候。

汉学的任务有的是纯知识性的探索,有的则是应用性的追求。后者是我们过去常说的,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服务。前者则常常引起我们的自豪,以为那正是我们文化有过人的高明之处的证明。二十多年前我在莱顿大学问过一位汉学教授说,你研究中国文化是因为热爱这一文化吗?他的回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他说不是的,他只是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当然也有因热爱而为之奋斗终生的,如李约瑟然。但更多的恐怕真是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我们所应该欣赏应该是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汉学就比较不容易出现偏颇。不过不管历史上汉学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今天都有责任对其过程进行认真的再研究,这也是一门重要的学问,其重要性不在当年汉学研究之下。而要做汉学研究的研究就必须从基础做起,从真实反映其本来面貌做起。以汉学家、汉学著作、汉学机构、汉学刊物、汉学国别史等等的具体研究来代替大而无当的空谈。无论在前汉学时代,或是在汉学成立的时代,都还有大量的原始资料与文献未被发现或者已发现而未被释读,

或已被释读而未进行绵密细致的研究,传到这些基础工作有了相当的成就的时候,对于汉学研究的研究自然也就显出其巨大成果来了。我想王国强这本书的意义也许就在于此,尽管它解决的只是一个不算大的问题,但却是整个汉学史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分。

目 录

绪 论	1
一 学术史	1
二 研究主旨和章节安排	11
第一章 《中国评论》创立的时代背景	14
第一节 19 世纪中后期“亚洲地中海”地区的文化格局	17
第二节 香港的文化交流与《中国评论》的创立	24
第二章 《中国评论》概览	32
第一节 《中国评论》的前身	33
第二节 《中国评论》史实考	38
一 《中国评论》的关注范围	39
二 《中国评论》的栏目设置	40
三 《中国评论》的编辑	41
四 《中国评论》的出版地点和时间	46
五 《中国评论》的发行渠道和范围	49
六 《中国评论》停刊缘由蠡测	52
第三节 《中国评论》的作者群体	52
第四节 《中国评论》的后继者	61
第三章 《中国评论》的内容	66
第一节 《中国评论》的内容	

——总览	66
第二节 《中国评论》对中国语言的研究	70
一 比较研究方面	71
二 汉语方言研究方面	77
第三节 《中国评论》所翻译之汉籍	81
一 《中国评论》所翻译的汉籍	82
二 文献翻译与汉学研究	103
第四章 《中国评论》与西方汉学(上)	107
第一节 西方世界第一份真正的汉学期刊	110
一 19世纪与中国和远东研究相关的诸期刊	113
二 西方世界第一份真正的汉学期刊——《中国评论》	117
第二节 19世纪后半期“侨居地汉学”的代表	122
一 作为“侨居地汉学”代表的《中国评论》：几个典型案例	123
二 “侨居地汉学”在汉学研究方面的突破	133
第三节 《中国评论》对西方汉学的推动	135
一 评论	137
二 论战	154
三 倡导	172
四 信息交流	176
第五章 《中国评论》与西方汉学(下)	
——论该刊对西方新学科的引入与运用	180
第一节 麦克斯·缪勒	
——东西方学术之桥	182
第二节 《中国评论》对比较语言学的应用与不足	188
一 艾约瑟等对比较语言学的引入与研究	188
二 福兰阁的批评	192
第三节 《中国评论》的汉语方言研究及其影响	
——以庄延龄的相关研究为讨论中心	204

一	庄延龄的方言研究：从《中国评论》到《华英字典》	205
二	后继者：武尔坡利齐、商克和高本汉	209
三	高本汉对庄氏汉语方言研究评价的误差及其原因	214
四	庄延龄汉语方音记录的准确性问题	218
第四节	《中国评论》对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引入	219
一	民俗学方面	219
二	民族学方面	223
三	碑铭学方面	230
第六章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的英国汉学	
	——以《中国评论》为讨论中心	233
第一节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英国汉学在远东的代表性	
	刊物	236
第二节	英国汉学在远东的成长和进步	240
第三节	视野与评价：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的英国汉学	245
结 语		253
附 录		265
一	《中国评论》目录（共 150 期）	265
二	《中国评论》作者索引（共 405 人）	405
三	庄延龄《中国评论》刊文目录	465
四	艾德《中国评论》刊文目录	489
五	湛约翰《中国评论》刊文目录	493
六	艾约瑟《中国评论》刊文目录	496
七	波乃耶《中国评论》刊文目录	504
八	《中国评论》“学界消息”栏目所报道新书一览	507
九	《中国评论》“学界消息”栏目所报道期刊索引	577
十	《中国评论》“目录选集”栏目所收录新书一览	586
十一	《中国评论》“目录选集”栏目所收录期刊索引	734
参考文献		773

图 表 目 录

- 表 1-1 1862—1901 年香港人口数统计/25
- 表 2-1 相关著述对 China Review 的略称和译名一览/32
- 表 2-2 国内外主要图书馆收藏《中国评论》状况一览/50
- 表 2-3 《中国评论》骨干作者基本信息一览/54
- 表 3-1 《中国评论》内容分类统计/67
- 表 3-2 《中国评论》所刊发的比较语言研究方面的主要论文一览/72
- 表 3-3 《中国评论》所刊发的关于汉语方言研究的主要论文一览/78
- 表 3-4 《中国评论》所刊发的关于翻译汉籍的主要论文一览/82
- 表 4-1 《中国评论》所刊发的庄延龄研究汉语方言相关论文
一览/126
- 表 4-2 艾德在《中国评论》所刊发的关于香港史的主要论文/130
- 表 4-3 《中国评论》所刊发的主要评论文章一览/146
- 图 5-1 翟理斯《英华字典》(1892)中的两个例字/208
- 图 5-2 台湾土著戎装像/224
- 图 5-3 台湾土著所使用的武器/224
- 图 5-4 卜士礼所利用的两枚西夏文钱/231
- 表 6-1 近代远东地区英国主导的与汉学相关的主要期刊一览/237

绪 论

《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是晚清在香港出版的一份英文期刊。该刊起始于1872年,终于1901年,持续的时间长达29年,共出版25卷、150期。《中国评论》专注于中国研究,旁及日本,还有极少内容涉及其他一些属于东方的国家和地区,故总体而言,为一较为纯粹的汉学期刊。

一 学术史

若从学术史的视角考察,最早关注《中国评论》的是法国著名的汉学家、享有“文献通”美誉的高第(Henri Cordier)。1878年至1885年,高第在其所编纂的《西人论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第一版里,就大量地将《中国评论》的相关成果收入其中。1904年到1908年高第在该书第二版的前四卷中,更是巨细无遗地收录《中国评论》所刊发的专题论文和书评等文章,即使是该刊中仅仅有几十个单词篇幅的“释疑”(Notes and Queries)条目,也尽量收入,足见高第本人对《中国评论》的重视,同时也为西方汉学界了解和研究这份重要的期刊提供了线索^[1]。不仅

[1] 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a l'Empire chinois*, First Edition, Paris: Ernest Leroux, 1878-1885; Second Edition, 台湾: 成文出版社, 1966年(影印本)。

如此,高第在 19 世纪末期撰写的关于汉学研究状况的论文中,也时常提及《中国评论》,如其《六年来的汉学研究: 1886—1891》一文写道:“在艾德博士的主持之下,香港的《中国评论》仍在发行,且历久弥新,蒸蒸日上。”〔1〕此后不久的另一篇题为《汉学研究: 1891—1894》的综述性文章,也以大致相同的话语述及《中国评论》〔2〕。

继高第之后,一些侨居在中国的西方汉学家和日本的汉学史研究者也对《中国评论》有所介绍。如英国汉学家库寿龄(Samuel Couling)在其所著的《中国百科》一书中就特意收录了“China Review”这一词条,称该刊于“1872 年由丹尼斯创刊于香港”,“第二任主编是艾德博士”〔3〕。

1918 年,福开森(John C. Ferguson)为《中国评论》编制的索引由别发洋行(Kelly and Walsh Ltd.)出版发行,福开森在该书的前言中指出:“《中国评论》所讨论的主题非常广泛,所以编制一个索引是非常困难的。”〔4〕“为了编制这份索引,我认真地阅读了《中国评论》的所有内容。而索引的几乎所有主题都严格遵照了撰稿人的习惯用法,只有在为了更准确地表达本意而需要修改时,才会有所变更。”〔5〕福开森认为《中国评论》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出版物,虽然“现在已经很难见到完整的《中国评论》了”,但他还是希望“该索引能够帮助人们利用《中国评论》中所蕴含的巨大的知识宝库”〔6〕。福开森的书出版之后,《新中

〔1〕 Henri Cordier, *Half A Decade of Chinese Studies, 1886 - 1891*, see T'oung Pao, Vol. 3 (1902), p. 538.

〔2〕 Henri Cordier, *Les Etudes Chinoises, 1891 - 1894*, see T'oung Pao, Vol. 5 (1904), p. 451.

〔3〕 *China Review*, in Samuel Couling: *The Encyclopaedia Sinica*,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17, p. 102.

〔4〕 John C. Ferguson, *Introductory*, see *Index to 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 Queries on The Far East*, Kelly & Walsh, 1918, p. 1.

〔5〕 John C. Ferguson, *Introductory*, see *Index to 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 Queries on The Far East*, Kelly & Walsh, 1918, p. 1.

〔6〕 John C. Ferguson, *Introductory*, see *Index to 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 Queries on The Far East*, Kelly & Walsh, 1918, p. 1.

国评论》(*The New China Review*)、《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和《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等刊物纷纷发表书评,一方面是称赞福开森的辛勤劳作和该索引对研究《中国评论》的辅助作用,另一方面也非常尖锐地指出了该书的不足之处。发表在《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上的书评就认为“这本书是一份重要的出版物的主题索引,非常有用”,但作者笔锋一转,批评说:“本书最大的缺陷就是它还远远不够完备,因为该书没有编制作者索引,还需要更多的工作。作者也没有把《中国评论》中的文章汇集起来并按照通行的主题分类标准加以区分,所以那些想知道《中国评论》到底有哪些内容的读者就不得不将这本索引完整地翻阅一遍。”〔1〕

1934年,美国人贝德士(M. S. Bates)在其所编著的《西文东方学报论文举要》一书中也指出:《中国评论》“系每月刊行之英文杂志,向西方读者介绍关于研究中国问题之材料者也。资格虽老,性质则普通,其中亦有为现代学者所赞许之论著。一八七二至一八七三年在香港创刊,刊至二十五卷(一九零零至一九零一年)即停歇。现则不易购得矣。”〔2〕1939年,另一位美国籍汉学家M. G. 马森(Mary Gertrude Mason)在其著述中对《中国评论》也有一个不算简短的叙述,不妨照录如下:

“《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1872—1901),是一份非常

〔1〕 H. K. W., *Index to The China Review. By John. C. Ferguson, Kelly & Walsh Ltd. Shanghai. 1918, see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19, p. 210.*

〔2〕 贝德士:《西文东方学报论文举要》,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印行,1934年,第4页。